

在那云端之上

■郭紫阳 龚泽奎



武警青海总队传承发扬青藏铁路精神,立足艰苦环境,注重文化育人,激励官兵扎根高原、奉献青春。图为驻地海拔近4800米的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守护中队官兵,在业余时间弹唱歌曲《云端哨卡》。

强军文化观察

茫茫雪域,巍巍昆仑,青藏铁路如同世界屋脊上的一条钢铁巨龙,突破生命禁区,穿越高山戈壁,为雪域儿女送去幸福安康。

从解放初期开工建设,到2006年全线建成通车,青藏铁路历经了几十万建设大军、跨越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接力奋战。几代建设者冒严寒、顶风雪、战缺氧、斗冻土,挑战生理心理极限,付出巨大牺牲,最终创造了人间奇迹,凝聚成以“挑战极限、勇创一流”为核心的青藏铁路精神。

几十年来,武警青海总队一代代官兵,在青藏铁路精神的感召引领下,高擎猎猎战旗,坚守茫茫高原戈壁,在担当奉献中赋予青藏铁路精神新的时代内涵,并由此孕育出“忠于职守、甘于寂寞、乐于奉献、艰苦创业”的“高原卫士精神”,成为广大官兵扎根高原、战天斗地、履行使命的强大精神支柱。

青藏铁路的诞生,谱写了人类铁路建设史上的光辉篇章,其被国际社会誉为“堪与长城媲美的伟大工程”。

惟其艰巨,方显伟大。仅以海拔约3700米的老关角隧道为例。该隧道总长4公里,前前后后却修了近30年。隧道地质情况复杂,多处断层切割。修建中,先后发生大小塌方130多次,有50多人在此牺牲。

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极端艰苦的条件,铁路建设者们凭借高昂的革命热情、大无畏的英雄气概,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,攻克了“高寒缺氧、多年冻土、生态脆弱”三大难题。时至今日,人们仍然记得筑路者中,那位名叫邓广吉的连长。他为修建青藏铁路三上高原,患了癌症,仍然坚持在工地上组织施工。在病重被送往医院抢救时,他留下遗嘱:“请把我埋在青藏高原上,我活着不能修好铁路,死了也要看着铁龙飞架世界屋脊。”

2001年,23支施工队伍、十多万建设大军终于挺进高原,向平均海拔4500米的格拉段发起最后的“总攻”。

“青藏铁路格拉段建设之初,很多人写下请战书,还出现了父送子、妻送郎的感人画面。我爷爷就是在那个时候把我爸爸送上一线的。”去年的新兵入伍教育课上,士官教员罗昌强讲述了他家“祖孙三代上昆仑”的故事,让新战士们深受触动。

罗昌强是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守护中队的一名上士。他的爷爷罗生芳,曾参加青藏公路整治改造工程11年。2001年,罗生芳把儿子罗廷廷送上了青藏铁路大会战。2010年,罗昌强又在爷爷和父亲的鼓励下参军入伍,成为了一名“天路卫士”。

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,武警青海总队官兵便从筑路英雄们的手中接过历史

的接力棒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守护着这条重要的国家命脉线。该总队青藏线守护部队自上岗至今,无一人主动申请调离,先后有9个集体和个人被授予荣誉称号或记一等功。在高寒缺氧的雪域高原,“坚守”二字显得尤为可贵,也成为青年官兵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的生动注脚。

二

“青春的浪漫在雪花花前,士兵的风流在关山月下……任寒风吹过绿色的记忆,让雪山见证信仰的海拔……”这首《云端哨卡》,旋律优美舒缓,歌词动人心弦,是该总队文艺轻骑队专门为驻守在昆仑山巅的官兵而创作。随着文艺轻骑队巡演的足迹,这首歌感染了众多高原官兵。

“争做传承伟大精神的先锋和模范!”近年来,该总队创新红色教育载体,织密红色教育网络,教育和引导官兵不断从青藏铁路精神中汲取力量。他们组织编印《在那云端之上》《战斗到最后》《气贯昆仑》等故事集,放映《天路故事》《青藏铁路》《青藏线》等影片纪录片,创作《难忘昆仑山》《天路赞歌》《再吸一口气》等文艺作品……

“我们为了不饿肚子,挖野菜、捉老鼠,味道还是不错的,你不用担心……”前不久,该总队通过电视会议系统,在全部队范围组织了一场“倾听青藏线”红色家书诵读会。筑路者们那一封封朴实的家信,感动了官兵。诵读会后,他们趁热打铁,在总队微信公众号平台开设专栏,搭建交流平台,设置“筑路故事”“红色家书”“续写新篇”3个互动话题,组织官兵开展留言点赞活动,让红色文化更持久

更深入地浸润兵心,激发官兵扎根高原、矢志奉献的热血豪情。

环境越艰苦,越要用强军文化充实官兵精神世界,砥砺官兵精气神。在这里,不管是日常的教育谈心,还是定期组织的“昆仑故事会”,前辈们筚路蓝缕、勇往直前的奋斗故事常常让官兵热泪盈眶,激励着官兵苦干不苦熬、苦中有作为。

“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”杨富祥,已经守护了青藏线14年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我把高原病基本患全了”,但是组织多次要把他调下山,都被他婉言拒绝。他说:“不知道为什么,就是觉得离不开。”

精神的薪火相传,迸发强大的力量。2018年,杨富祥作为全军青年典型在武警工程大学作报告。即将毕业的学员和洋洋听后非常受触动,在内心埋下了“到最艰苦的地方去”的理想火种。分配时,和洋洋主动申请,来到海拔4868米、武警部队海拔最高的固定执勤点——昆仑山隧道2号哨,用奉献续写奋斗故事。

三

近日,该总队“魔鬼周”极限训练拉开大幕。海拔4300米的昆仑山腹地,一阵阵马达轰鸣声打破了雪域高原的寂静。数十台防暴装甲车迅速开进到指定地域,潜伏在雪地里官兵随即登车。指挥员一声令下,装甲车队如利剑出鞘,绝尘而去……

极限训练前的动员大会上,该总队领导用青藏铁路建设者的事迹鼓励大家:“我们要向英雄的前辈们学习,敢于挑战、攻坚克难,在冰天雪地中探寻制胜打赢之道!”

感悟崇高精神、激活红色基因,最终的落脚点是强军事业不懈奋斗。该总队驻扎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缺氧地区,自然环境艰苦,气候异常恶劣,开展军事训练面临很大挑战。近年来,他们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,广大官兵以顽强的毅力挑战生理极限,战天斗地、苦练硬功,先后创新“情况处置梯次增援法”等十余种高原战法训法,攻克了“快速除雪盲”“严寒狙击”等高原实战难题,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。

2014年,因突降暴雨,海拔近4800米的昆仑山隧道口发生严重的山体滑坡。巨石和泥土侵入隧道,将铁轨掩埋了20多米长。距离一趟列车经过,还剩下不到1小时,但机械设备一时却无法送入洞内。为了抢时间,官兵冲进隧道,肩扛手抬,徒手清理沙石,仅用20分钟就抢修完毕。出隧道时,很多官兵的双手都被石块扎破,留下多处伤口。

抗震救灾、抗洪抢险、抢修路线……用奉献乃至生命守护雪域高原,是总队官兵的铿锵誓言。1997年8月4日晚,龙羊峡地区突发山洪。危急关头,原三支队三中队副班长张海西,为保卫电厂献出了年轻的生命,被武警总部授予“忠于职守的好战士”荣誉称号;西宁支队卫生员段磊,在执行玉树抗震救灾、格尔木抗洪抢险任务中,因劳累过度,病倒在一线,最终因抢救无效、光荣牺牲,被武警部队追授“献身使命的高原卫士”荣誉称号……

岁月长河,历史足迹未曾磨灭;时代变迁,红色精神熠熠发光。辽阔的青海大地上,该总队一批批官兵在伟大精神的激励鼓舞下,燃烧热血、激昂青春,书写着高原军人的使命担当。

作品背后的故事

抗战前,我在上海《女子月刊》做编辑工作。身处国民党统治区,目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现象,我不禁向往革命圣地延安。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,我和左明(著名戏剧家、左翼戏剧运动先锋战士)商量成立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,进行抗战宣传。当时听说八路军千里跋涉挺进华北抗击日寇,而国民党军队却从抗日前线节节败退,我更加敬仰八路军,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了。淞沪会战爆发后,我们决定到西北大后方进行救亡宣传。我心中默默地想,到大西北去,离延安就近了。

当我们演剧队到西安演出时,正是1937年9月间。不久,就听说延安党中央宣传部派抗战剧社的同志,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我们赴延安。听了这个好消息,我们是多么高兴啊!但这时使我们厌烦与恼怒的,是西安国民党反动当局派一些文化特务,来我们演剧队的驻地——西安抗敌后援会“转悠”,造谣诬蔑延安,又以金钱地位引诱,要我们留在西安国民党的剧团工作,还威胁我们不准去延安。他们这些鬼把戏,都一一被我们识破了。

于是在一天深夜,我们悄悄背着简单行李,奔向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。我们正兴高采烈地走着,没想到走在队伍后面的队长左明,却被特务抓走了。我们到了办事处,办事处的同志对我们很热情,并派人向国民党西安当局交涉,并要求释放左明。1937年10月,我们终于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,在西安办事处的协助下,奔赴地处陕北高原的延安。

一到延安,我们除为党中央和延安军民演出外,还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(第三期)学习。后来,我又到鲁艺学习。延安的生活,是我们这一代投奔延安青年一生的转折点。我心里常想,我什么时候能唱出自己心灵的歌,唱出自己写的热爱延安、歌颂延安的歌。我在早年即拿起幼稚的笔,抒发自己反帝反封建的激情,用诗歌和其他文艺形式在厦门和上海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习作,但那都是些忧郁的呻吟,苦闷的呐喊,愤怒的嚎叫。我那时没写过歌颂的东西,也不知从何写起。

一天下午,延安城里开大会。散会后,我们几个同学爬上半山坡,站在土坪上,眼望着延安城里出来的一队队抗大同志和战友。歌声和口号声响成一片,而延安城里也是满城歌声回荡。这动人的场面,使我心潮澎湃,热血沸腾。这时,音乐系的朝鲜同学郑律成正站在我旁边,他看出我的激动心情,就对我说:“给我写个歌词吧!”

他要我给他写歌词,过去已经说过几次。也许是因为我在抗大学习时,写过纪念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的歌词,由音乐家向隅谱了曲,在抗大演唱。后来,我到鲁艺又给郑律成同志写了个《肉弹勇士》的歌词,由他谱了曲,也在抗大演唱。他这时又叫我给写歌词,正引发了我孕育已久的激情。

此刻,那庄严雄伟的延安古城,正巍然屹立于延河边。夕阳照耀着宝塔山上的宝塔,清清的延河水潺潺流淌着,在夕照中闪闪发光的群山连绵起伏,像围屏似地护卫着延安,显出一抹抹的青黛颜色。眼前这一切清丽感人的景色,在我心里形成了一幅诗意的风景画。这是革命圣地啊!这里的一切仿佛都沐浴在革命光辉之中。这种雄浑又清新的美景,触动着我的心灵,激起了我对延安的无限爱慕之情。

创作的欲望在我心中跃动,诗情画意在我脑海中奔腾。我生怕这一闪的灵感飞逝,急忙抽出笔,把满腔的革命激情、对美的感受倾诉在小本子上,一口气写出了歌词:“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,月色映照河边的流萤,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,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。啊!延安!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,到处传递了抗战的歌声。啊!延安!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,热血在你胸中奔腾……”

我写好了歌词,题目叫《歌颂延安》,交给了郑律成同志,他高兴地拿走了。那些天,我期待着律成同志早点把这首延安的颂歌谱成唱出。我有时看见他在他的窑洞门前低声吟唱,有时看见他爬上窑洞顶的山头上放声高歌。我理解这是他在寻找最合适的曲调、最动听的旋律,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激情。

几天后,在延安礼堂举行的一次晚会上,第一个节目就是《歌颂延安》,由郑律成同志和女高音歌唱家唐荣枚同

志男女声合唱。我悄悄地坐在礼堂的边上,怀着紧张和激动的心情,想看看大家对我写的《歌颂延安》有什么反应。只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静静地听着,歌唱完后,毛主席带头鼓起了掌。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!我终于表达了我歌颂延安的热切心情。

第二天,听说党中央宣传部派人要《歌颂延安》这首歌。不久,鲁艺的秘书长拿来一份铅印的歌页给我看。我一看,原来就是我的那首歌,题目由《歌颂延安》改为《延安颂》。我当时高兴地叫起来:“《延安颂》,这题目改得好!”

从此,《延安颂》的歌声传递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。当时延安开大会时,《延安颂》的歌声此起彼伏,这队唱了那队唱。听说周恩来同志在中央机关,还指挥大家唱过《延安颂》。

战争年代里,《延安颂》的歌声总使我深深地眷恋亲爱的延安。几十年后,当我从电影上、舞台上以及电视和广播中,听到《延安颂》的歌声时,我好像又回到了亲爱的延安,回到了我的母校鲁艺,回到了母亲的身边。

(易之根据莫耶回忆文章整理,有删减。原文刊于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·抗日战争时期》)

作者简介:莫耶,原名陈媛、陈淑媛,曾用名白冰、椰子、沙岛等,公开发表作品。1918年出生于福建安溪,1937年进入延安抗大学习,曾任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创作员,《战斗报》编辑和记者,西北军区《人民军队报》主编、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等职。

链接

《延安颂》是一首抒发革命豪情的歌曲。它热情歌颂延安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,具有抒情性又富有战斗气息。该曲在延安首唱后,迅速传到各解放区,旋即传遍全中国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,众多年轻人受到该歌曲的感染,奔赴延安,走上革命道路。这首歌曲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,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为“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”。

——编者



扫描二维码 阅读更精彩

水兵的情怀 水兵的告白

■鲍骏 崔旭

盛夏时节,黄海之滨,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勤务保障大队“蓝飘带”文艺小分队,来到码头保障一线,慰问长期在码头执行保障任务的官兵。傍晚时分,夕阳将海面染成金黄色。“红旗飘舞随风扬,我们的歌声多嘹亮……”一首合唱歌曲《人民海军向前进》,拉开了这场“码头演出”的序幕。

此次演出,“蓝飘带”文艺小分队带来歌唱、朗诵、小品等节目。演出节目内容紧贴军港保障兵实际,兵味、“海”味十足,受到官兵好评。

“扬心潮澎湃的帆,驾乘风破浪的船……”一首男女兵对唱《乘风破浪》,与一望无际的浩瀚大海相映成趣,似乎在向大海诉说着保障兵踏浪深蓝大洋的美好憧憬。几名列兵带来舞蹈《天天向上》,活力十足,点燃现场热烈气氛。小品《任务之前》,是根据基层官兵身边故事改编,幽默诙谐之余又饱含温情,赢得官兵阵阵掌声。

夜幕渐起,舞台屏幕上播放一则短片:一艘艘舰艇从远方驶回;码头



上,带缆绳早已整齐列队。拖船迅速靠岸,一拖一带、一抛一拉,数艘舰艇在保障兵合力协作下顺利靠岸。这则由该大队“浪花工作室”拍摄制作的《起航,我们未来可期》短片,生动呈现军港勤务保障兵的日常工作,引发现场官兵热烈共鸣。

“海风你轻轻地吹,海浪你轻轻地

摇……”静谧的夜色中,吉他演唱队弹唱起《军港之夜》,台下官兵跟着节奏轻声和唱。这是水兵送给军港的专属“情歌”,也是保障兵对他们岗位的深情告白。优美的旋律在码头萦绕,海面伴随节奏掀起阵阵波浪……

上图:文艺小分队表演歌曲联唱《青春路浪》。 崔旭摄



长征

第4894期